



红人堂·马佳威

浮云一别 流水十年

萍姐说她经营多年的民宿要关停时，我一阵错愕，又全然懂了这份谋生与坚守背后的万般不易。时隔10年，初赴“童鞋家”的那日光景，依旧清晰如昨。

那是2016年的盛夏，彼时我是一名文旅记者，搭车上大罗山采访萍姐。那天小雨淅淅，道路曲曲折折，抵达民宿门口时，萍姐早已等候多时，一见我下车，便干脆利落地替我结清了车费。

萍姐是位80后，整间“童鞋家”藏满80后、90后两代人的青春共鸣。屋里处处陈列着老物件：字迹稚嫩的手写歌词本、老式课桌椅、卡带录音机、泛黄课本、定格年少的旧相片……那些物件让我想起无忧无虑的童年，世间能有一处小院，安放我们老去的记忆，实在是一件美好至极的幸事。

那天萍姐领着我走遍整栋屋子，又带我走到屋后，看溪流涓涓不息，她慢慢讲起从前四处闯荡的旅途见闻，向我介绍家中亲人：温和的丈夫、质朴的母亲、踏实的弟弟，还有那时尚且稚嫩可爱的女儿彤彤。

入夜，我站在大罗山山腰处俯瞰茶山，整个小镇灯光璀璨，一场雨后，云雾缭绕，能看见山峰，人仿佛立于云海之巅俯视人间，返程沿山道慢行，草丛间萤火次第纷飞，点点微光散落夜色，似幻似梦。

从前做文旅记者时，我采访过许多民宿主人，人人都揣着独属于自己的远方故事，骨子里都藏着奔赴山河的热忱。恰如黄家驹《海阔天空》里唱的：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。萍姐偏爱这首歌，心也始终向往无拘无束。

在外漂泊多年，直到走不动了，她才回到故土山间，开起这间民宿，成家生女。自此收起行囊，不再奔赴远方，守着一整座青山，等候天南海北的来客。旅人在此短暂落脚休憩，休整过后，又奔赴各自前路。

从前我并不信，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



逢。直到我初次踏入“童鞋家”，一阵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，那一刻，我忽然读懂了这句话的深意。

往后但凡途经大罗山，我总要拐上山小坐，记得一回，一位徒步登山的青岛大叔留宿山中，当夜我们围坐闲谈，聊至夜深；也曾陪同友人带着学生上山，等候一场破晓日出。当年我动身离开温州前夕，专程上山，与萍姐一家郑重道别。

2018年新春刚过，我告别这座城市，自此再未踏足大罗山，也再没回过“童鞋家”。3年前，听闻民宿开业已满10年，我打定主意，一定要重返山中再会故人。

重逢那日，和初见时一样落着细雨，蜿蜒山道依旧曲折。抬眼望去，山峦云雾如故，山间清风舒爽扑面。推门而入，萍姐依旧笑意爽朗，姐夫温文尔雅，当年小小的彤彤已然长成灵动少女，口齿伶俐、天赋出众；萍姐弟弟成家生子；老人家也依旧热忱迎人。

萍姐翻出当年我刊发文章的杂志，还有留存至今的留言板，纸上是我当年写下的文字。一瞬恍然，“浮云一别后，流水十年间”。

当夜众人围坐阁楼，各自细数这些年的起落际遇。凌晨3点，萍姐唤我登上天台等候天光。雨后山风微凉，我们赤足立于露台，我举目眺望远方，在大罗山深处，在漆黑的夜色中，藏下了多少远去的故事？

萍姐轻声同我说：“佳威，人这一生终究都会老去，难得的是有一群老友，彼此见证过半生浮沉。等到年岁渐长，再相聚，仍有说不完的心里话。我们都要好好保重，身体无恙，才是世间最大的财富。”

下山之时，像是回了一趟老家，短暂休整，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了下一场旅程。临别前萍姐再三叮嘱切莫熬夜。

又一个盛夏如期而至，可有些人，有些事，便再难相逢。



扫描二维码
可欣赏全文

红人堂·颜文祥

灯塔与长桥： 当风景有了“追光”

现在去汕头南澳岛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这个全国唯一的全岛域国家4A级景区，集自然风光与历史人文于一体，被誉为“东方夏威夷”。

最近，我也来到了南澳岛，发现这里人气最旺的景点既不是有着北回归线标志塔“自然之门”的青澳湾，也不是登高可以俯瞰整个南澳岛风光的黄花山国家森林公园，而是南澳大桥下的长山尾码头灯塔。通体红色的灯塔矗立在长山尾码头，静静守候着一旁的跨海大桥，像极了一幅恢宏的油画。

那天，我们的车子刚驶下南澳大桥，一抬眼，那抹红色便撞入视野。它不大，不高，甚至算不得精致，就那么静静地挺立在长山尾码头的最前端，像一枚遗落在海天之间的朱砂印。

近旁的南澳大桥像一把巨大的竖琴，银白色的弧线划破碧蓝。这座桥全长约11公里，2015年1月1日通车，是广东省首条连接大陆与外岛的跨海大桥，彻底改变了南澳岛依靠轮渡进出的历史。

我和众多游客一样，举起手机，把红塔和银桥一同收入画框。

确实，单看这座灯塔，它不过是一件寻常的航标，可一旦南澳大桥站到它身后，一切都变了。这不得不让人相信，出彩的风景总有着出色的背景。

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黄山见到的迎客松。若论树形，大山里比它苍劲、比它奇崛的古松何止百千。可偏偏是它，成了黄山的徽章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背后是千仞绝壁，是云海翻涌，是整座黄山千百年来累积的文化想象。是背景赋予了那棵松树“迎客”的使命，让它从万千松树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一个符号，一种姿态。

同样，还有敦煌的月牙泉。在鸣沙山的环抱中，那一湾碧水像沙漠睁开了眼睛。若把它放在江南，不过是一方小小的池塘，随处可见，毫不起眼。可当它被无垠的金色沙漠包围，就成了奇迹，成了坚韧与柔情的合体。水的意义，是沙赋予的；泉的传奇，是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们用飘带系住的。

好比舞台上的追光，当光柱落下，即便是一粒尘埃也会旋转出星辰的轨迹。南澳大桥之于红塔，鸣沙山之于月牙泉，万丈绝壁之于迎客松，都是那道“追光”。它们以自身的宏大、绵长或险峻，为渺小者搭建了一个可以仰望的坐标系。

临走时，我又回望了一眼。红塔依然立在桥头，像一个红色的逗号，让南澳大桥这个长长的句子有了停顿，有了呼吸。它原本不过是工程图纸上一个无足轻重的标记，如今却因为与桥的相遇，成了千万人相册里的主角。

这多像我们的生活——你永远不知道，是哪一段经历、哪一个人、哪一座城，会成为你生命里那座“南澳大桥”，让你的“灯塔”，从此不再寻常。

